

青未了·连载



7 《张亚勤:让智慧起舞》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刘世英

有人说,他是“全世界的财富”。3岁识字,5岁读书,9岁小学毕业,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38岁升微软全球副总裁……本书试图走近张亚勤快慢相谐、动静相宜的世界,走近他“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心,寻找成长成功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智慧。

最丑的电子线路板

动手操作能力差,而他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动手实践是很重要的环节,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应付考试不行,书上提到的定理、定律都要通过实践一一验证。实验课一直让张亚勤很头痛。

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一个角落里,里面堆满了电线、线圈、铜片等各种电子元器件,“刚来的时候,感觉就像是进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每次进入实验室,一看到满桌子的实验材料和器械,他的头就轰轰作响。平时耳熟能详的书本知识,一到具体操作,就变成一团苍白的数据,眼前只有这些七零八落的元器件。

实验课之外,计算机编程也是张亚勤的一个弱项。

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电脑编程,需要用打孔机在空白卡片上凿出一些小孔,然后把卡片一张张依次插入卡片阅读器,将程序全部输入到计算机里,运算结果再通过纸带穿孔机输出的纸带展现出来。这种原始的编程工作并非易事,不管张亚勤怎么努力,穿孔机输出的纸带总是显示异常。往往下课了,他还在满头大汗地和穿孔机较劲儿。

这些都还算不上最糟糕的。本科毕业设计称得上是张亚勤学业上的“滑铁卢”。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他选择的毕业设计是做一块电路板。知道自己动手能力差,张亚勤也很担心这门课程通不过,所以提早就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

当时实验条件差,除了图纸要自己画,实验材料也要自己去收集。实验需要的铜板,就是他跑到校外工厂里去找工人师傅要的。

在调试过程中,即使每根线路,每个节点都一处一处地查遍了,异常状况还是接连不断,这让他常常急得满头大汗,在实验室一折腾就是一天。

当他终于调试好“作品”,确保不会“出状况”,满心欢喜地捧给老师时,老师却皱起了眉:“这个电路板,可真不怎么好看啊……”



13 《长大不容易》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卢勤

本书是“知心姐姐”卢勤30年来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针对当今家庭教育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卢勤提出全新的“成长有规律”教育理念。书中以数百个生动、鲜活的家教实例,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以孩子为本,培养出有责任心、有爱心、自立自主的孩子。

妈妈,我从哪里来?

“妈妈,我是从哪来的?”3至5岁的孩子最爱问这个问题。

许多父母为了省事,先编一个故事,煞有介事地告诉孩子:“你是马路边捡来的……”

孩子稍大一点,想问的细点:“您是从哪个马路边捡来的?”

面对这样的问题,父母常常瞠目结舌,不能自圆其说,后悔当初不该编出这样离奇的故事。

事实上,这样的回答对于妈妈来说,也是草率的。准妈妈在为胎儿进行胎教时,目的便是为了早日形成母子间的纽带关系。

想想看,当孩子知道他不是父母所亲生,而是从马路边捡来的,血浓于水的亲子关系从何而来呢?母子连心就会受到质疑了。听到这样的回答,孩子的潜意识里会产生失落感,孩子的安全感也会减弱。

这些不利于孩子快乐成长。我儿子3岁时,曾提过一个“深奥”的问题。

那天,我正在厨房做饭,儿子跑进来问:“妈妈,什么叫剖腹产?”

我一愣,孩子怎么会问这么“复杂”的问题。可我还是装着漫不经心地问:“你是怎么知道有剖腹产的呀?”

“刚才电视里说的。”儿子回答。

“噢!”我放心了,“剖腹产就是医生用刀在妈妈的大肚子上切一个口子,把孩子取出来。”

“剖腹产疼吗?”儿子又问。

我犹豫了一下,说不疼吧,那是假的,说疼呢,还能让孩子心疼妈妈。于是我说:“当然疼了,肉皮割破了会出血,可疼了!”

没想到,这个答案让儿子忧心忡忡。几天后,儿子又来问:“妈妈,我是剖腹产吗?”

我想,如果说不是,那接下来的问题不好回答,于是说:“你是剖腹产。”

“我看电视了,剖腹产还要用线缝上,肚子上会有一道疤,你让我看看肚子上的疤。”

儿子的问题,让我犯了难,我上哪儿去找那道疤?还是实话实说吧!

“儿子,妈妈刚才在和你开玩笑,我是剖腹产吗?”

我想,如果说不是,那接下来的问题不好回答,于是说:“你是剖腹产。”

“我看电视了,剖腹产还要用线缝上,肚子上会有一道疤,你让我看看肚子上的疤。”

儿子的问题,让我犯了难,我上哪儿去找那道疤?还是实话实说吧!

“儿子,妈妈刚才在和你开玩笑,我是剖腹产吗?”

我想,如果说不是,那接下来的问题不好回答,于是说:“你是剖腹产。”

“我看电视了,剖腹产还要用线缝上,肚子上会有一道疤,你让我看看肚子上的疤。”

儿子的问题,让我犯了难,我上哪儿去找那道疤?还是实话实说吧!

“儿子,妈妈刚才在和你开玩笑,我是剖腹产吗?”

我想,如果说不是,那接下来的问题不好回答,于是说:“你是剖腹产。”

寻找成长、成功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智慧



张亚勤并不认为遁入空门的宁铂就比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差劲儿多少,在宁铂的世界里,他追求的未尝不是真正令他心情平复、获得快乐的境界,但对于宁铂数次放弃,张亚勤则异常惋惜:“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比所有人都高。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

而且他认为放弃世俗价值观的宁铂绝不是“失败者”——“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追寻人生的意义。”

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是五年制,正常考入本校的学生都是进校时选一个专业读完五年,而少年班则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再确定自己的专业。

到1979年,上了大二的张亚勤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

当时的中国,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相差很远,但中国科技大学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里的教授已经开始和国外学术界开展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无线电系主任和同学们交谈,提到的都是自己刚刚看到或者读到的国外最新科研进展。

“当然不能拿现在的情况和30年前比。今天硅谷刚刚出了一个互联网新模式,几天以后中国马上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了。但在当时,我们的信息渠道相当闭塞,听老师们谈到的那些东西,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我还看了一部电影《未来世界》,电影里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世界,特别有意思。我就想,实现自动控制只能通过计算机,只有它才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现在看来,这个专业当然选得很好,但1979年整个学校也没有几台计算机,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我也没概念,但它就是吸引我。”

本科三年级开始,张亚勤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讲的知识他很容易就能领会。然而,张亚勤在学习上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2009年12月,复旦大学青年教师于娟被确诊为乳腺癌四期骨转移。于娟决定完整写下这段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她想用自己的《癌症日记》告诉所有人,“那些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大”。3月15日《癌症日记》正式加入“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被誉为最感人篇章。

2 《癌症日记》

◆作者:于娟

3月17日 请围观我的黄山受骗记

同志们,请围观真正的愚昧。请围观我的黄山受骗记。

我是周身满目疮痍的晚期病人,同时我是昏头晕脑上当受骗的典范。切切不可走我走过的路。

黄山的白云深处,一派田园风光。那个村落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山清水秀民风朴实。杨神医选择到那里养病是有道理的。不过,风景秀丽到底不能当饭吃,现在若谁告诉什么秀色可餐我肯定要跟他急眼:无论风景再好,帅哥靓女再好,人若是不吃饭,饿到最后只有两眼发黑,除了黑就是黑,还有啥颜色能看到?能看到的黑色能“餐”?

话说许多骗局都是真假参半,若没有一丝半点的真实,那么很少人会真正走到最终的受骗结局。得癌症的人是酸性体质,需要碱性食品,光头研究发现杨神医给我吃的芋艿和葡萄都是强碱性食品,感觉这事

情是靠谱的。断食饿死癌细胞也是很多偏门中医所提出的。于是虽心疼,但是为了长久活下去,父母一边吃饭,一边含泪看着做过十次化疗的我挨饿流口水。

断食的最初几天,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而且精神似乎越来越好,可以走几百米的山路去看小瀑布和溪水里的小鱼。而且金伯伯和刘姐姐可以触摸到的实体瘤的确开始有些松软,一行同治病的病人家属齐声叫好,相互鼓励:这下我们是找到活路了!大家都盯着刘姐姐的胳膊盯着金伯伯的腋下,是的,那个肿瘤的确松垮垮的,却从来没人意识到,我们整个人都是松垮垮的了。

此后的日子,金伯伯、刘姐姐和我开始呕吐,吐啊吐,杨神医当时安顿好我们就赶往上海无锡常州云游行医,陈病友亦要行医和安抚病人也离开了黄山,

留下的李忽悠不懂四六,于是电话求医。杨医生说,对的,对的,就要这样吐,这样有反应证明药物有效,是好事呀!

过了几天,金伯伯、刘姐姐和我开始吐白沫,哇啦哇啦地吐,因为不吃东西,吐出来都是白花的泡沫。光头当时不在身边,听说此事上网查资料,说长期服用中药的人胃部受损会有此类反应。而李忽悠告诉我们,杨神医说这是癌细胞,好事好事呀!

再过几天,金伯伯和刘姐姐开始咳嗽。李忽悠恭喜他们,很好很好呀!这是体内的残血。而我没有动静,我不吐血,急死我了,怎么不咳血啊怎么不咳血。

神医貌似很崇拜我,他可能真没见过我那么有定力的人,我每日喂土豆,用嘴唇试冷热,无论再饿,美味珍馐鼻下嘴上过来过去,我可以一口不吃,两个月。

一口不吃其他东西,而吃东西只能吃让胃更酸更胀的芋艿葡萄,是一种酷刑,我和光头的短信出现了我要背着小镰刀夜袭房屋后的猪圈,看到山路旁黑猪想下去连毛生咬大黑猪猪如此类的愿望。然而现实是,我能一口不吃任何东西。我的坚持和定力导致他把开禁吃其他果蔬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我倒下,直到刘姐姐死,直到他消失。

约摸一个月左右,刘姐姐开始气喘了,我也开始有了相似反应。原本能去山涧小溪边的我居然走不到村里,乃至下不了二楼,出不来院子。土豆自然已经无心照顾,索性让光头国庆节接了回去。土豆一走,我不知道怎么的,死活撑不起来下不了床了。人家说精神支柱精神支柱,那一刻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所谓的精神支柱是那么的真实的存在着。

刘姐姐最先不行了,她开始

出现不能喘气,不能躺平睡觉的症状。紧接着我不行了,我彻夜胃痛肠痛不能忍受。病前我没吃过苦也没有受过罪,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吃苦不能受罪。我很少很少说,哪种疼痛我不能忍受。但是在黄山的那种胃痛肠痛彻夜不能闭眼,两张标准床并起来满房间打滚的痛,真的真的不能忍受。

然而,黄山深处美景多多,却缺医少药,止痛片都没有。

只有一个目光空洞毫无表情的李忽悠。杨神医要云游去上海无锡常州妙手回春去治疗其他癌症病人,陈病友要到处宣扬佛教善念同时治病救人开方下药。我交过他们的第一期治疗费了,我的死活,不重要。

我熬到凌晨四点给光头电话,光头疯打杨神医电话,统统接通,统统不接。第二天八九点他接电话了,他说,我配点草药给你吧。然后来了一个钟善人。